

老子斟補

莊子斟補

廿六



老子
斟
補

寧武
南氏
校印

序

老子傳於今者文莫古於唐景龍碑後傳人所改注莫古於王

弼次則釋文所詳異字唐宋各類書所引異文亦多故本如類聚三

書抄一百五十四引如登春臺初學記二十三引誰氏之子均

與各善本合是也若自遺其咎治要作還自遺咎其死也枯槁

類聚八十八也作九引渙若冰將釋特損益助詞非必所據其

心而實其腹類聚九引渙若冰將釋特損益助詞非必所據其

本然也又書抄二十七引治大國捥大字卷七引百姓心

字則係傳寫之捥故初學記十七白帖三十六御覽七十六所

初學記七引江漢所以能為百谷王則誤字耳然王弼以前

本書訛捥已多弼注又疏於詰故欲釋舊文故誼必求諸東周

秦漢之書蓋老子之文恆為莊列所述韓非解老喻老詮釋尤

晰迄至西漢則淮南所述為詳文子之書又襲淮南其他述老

子者於周則荀呂商墨於漢則陸韓賈桓揚劉或明著其文或
述其誼而殊其詞然所引均故書所述亦均故誼有足證今本
捥字者如魚不可脫於淵證以喻老則淵上捥深字子孫以祭

祀不輟證以喻老則以下挽其字不上又挽世世二字唯施是

畏三語證以解老則唯下挽貌字廣雅云貌巧也徑下又挽大字大即迂夸

義之生之徒四語證以解老則人之生下挽生而動三字之死地

上挽皆字十有三即九竅四肢合數復眾人之所過證以喻老則復下挽歸

字與復歸於故能成器長證以解老則成上挽為字成器長即大官是

也亦有僅挽助字如不出戶數語證以喻老則戶牖二字上各

可上挽則字深根固抵證以解老則深固下各挽也字莫能當作而莫之

強數語證以淮南道應則受上各挽能字是有足證今本挽句者如上禮為之

數語證以解老疑上挽禮以情貌禍兮福之所倚證以解老疑

下挽以成其功是也有足證今本訛挽相兼者如貴以賤為本

當從淮南原道訓作貴者必以賤為號是也有足證今本衍文

者如柔弱勝剛強當從解老作損即自卑弱勝強是也有足證今

本訛字者如少私寡欲解老以不思與無欲對言而文選注謝靈

運詩

亦引私作思則私為訛字不被甲兵解老被作備即不恃

甲兵之用以輔萬物之自然喻老輔作恃恃蓋待字之訛是也

以其不病二語亦當從喻老作以其不病是以無病若夫措其爪解老措作錯不可以示

人說苑君道篇示作借若冰之將釋文子上仁篇作若冰之液

為天下谿淮南道應作以為天下谿又作其為天下谿故知足

之足常足矣足喻老作知足之為足矣或因形近或因義通或

損益助詞或屬別義亦古本老子之異文也又如或不盈淮南道應訓作又墨子

佚文作有又有古通或復通有若可寄天下莊子在宥後世而

降各本互有異同凡與古籍所引相合者均屬未改之本如輕

則失臣引於喻老長短相形引於淮南齊俗訓則河上本為長

故強字之曰道引於解老及牟子故人無棄人物無棄物引於

淮南道應訓則傅本為長功成名遂身退引於淮南道應訓文

子上德篇則王本為短是則訛挽之跡非勘以諸子弗克明其

有闡老子古誼者如常道常明解老以不易及有定訓常文子道原篇引之與變並言則恆久爲常治人事天莫若嗇解老以愛精神嗇知識相解呂氏春秋情欲篇亦引此詞則事有所節爲嗇不善人者二語喻老以紂索玉版事相詮淮南道應訓以子發用偷者事相詮則利而用之謂之資則攘臂而扔解老謂聖人復恭敬盡手足不衰則扔即因仍攘臂即行禮國之利器二語韓非子內儲下篇六微篇及喻老均以刑賞釋利器以見釋示則此指臣窺人君賞罰言推之生而不有數語即呂氏春秋貴公篇生而弗有諸義也

辭字同始畢說是

故能蔽不新成即文子

上仁篇自損蔽

能蓋同耐

不敢廉成不敢新鮮之義也卻走馬以糞

糞爲糞田說見解老及淮南覽冥訓若烹小鮮誼取不撓說見

解老及文子道德篇舊說昭垂義非後起若太上下知有之韓

非難二篇所述異于淮南主術訓失德而後仁節淮南本經訓

所述又異於解老若斯之屬亦足證古誼之歧蓋老子漢註今

既不傳欲稽古說惟資諸子諸子而外則他籍文同老子而漢

儒作解者亦足匡王弼諸家之缺如芻狗見於淮南說山訓證齊俗訓

以高注則束芻為狗與芻靈同載營魄見於楚詞遠游證以王注

則載訓為抱營魄即靈魂此亦故訓之可稽者也故師培校審

斯書惟徵故誼及故誼罕徵始互勘本書以評註說如常無欲

常有欲以下文常無欲可名於小相律則無欲有欲絕句與常無為

常無名莊子而貴食母以下文得其母相例則食母即得母食德

古恆互訛如周書王食孫氏爵補易為王德是老子書又德得互用侯王無以貴高以上文為天

下貞相證則貴為貞訛高涉下質真若渝以上下兩德字相較

則真亦德訛古德字與真近又寵辱若驚寵疑訓貴與貴大患對文餘

食贅行食疑作德與行對文其所發正約百餘事按文次列成

老子斟補二卷以補王洪俞孫所未備若夫宣究義蘊以經史

大誼相闡明或侈述微言眇義高下在心比博穿泐窮高遠而乖本真今輯斯編概無取焉

老子斟補

儀徵劉師培申叔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王注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

案易象下傳未變常也虞注常恆也常訓為恆即久遠之意韓非子解老篇述此文曰凡理者方圓短長麤靡堅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後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後衰者不可謂常唯夫與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謂常者而常顧千里識誤曰藏本者字在而常下是也無攸易無定理案此三字涉下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逗屬下無定定理非在于常所顧曰藏本無所字是以不可道也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然而可論故曰

道之可道非常道也是韓以有定及不易釋常也又文子道
原篇引老子曰變生於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
道名可名非常名以變與常並言則常爲恆常之常無常卽
無恆也文子精誠篇又曰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
名也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可傳于人者皆其粗也蓋文子之
意以爲著竹帛鏤金石以傳于人者僅爲一時之譽非久遠
不易之名淮南子道應訓引輪扁對齊桓公曰聖人之所言
者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淮南所謂糟粕卽文子所謂粗蓋以糟粕非久遠之道亦非
久遠之名此周漢諸子釋常道常名之義也

又據韓非子所
引則古本道下

有之

均以久遠有定相證本書第十六章復命曰常知常曰

明不知常妄作凶二十八章常德不離常德不忒常德乃足

五十二章是爲習常均與此文常字同

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

王注常無欲可以觀其始物之妙常有欲可以觀其終物之微俞云按易州唐景龍二年所刻道德經碑無兩以字當從之司馬溫公王荊公並于無字絕句亦當從之常讀作尙言尙無者欲觀其微尙有者欲觀其歸也案下三十四章云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以彼例此亦當無欲有欲聯文當從王讀常無欲常有欲者猶言永無欲永有欲也三章常使民無知無欲卽此常無欲之的解又三十七章云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三十二章云道常無名始制有名四十三章云無有入無閒莊子天下篇用此文則作建之以常無有此文常無有與彼常無名常無爲常無有一律又十三章並言有身無身三十八章並言有德無德四十八

章並言有事無事亦與此文之有欲無欲一律
長短相較

河上公本作長短相形 案文子云長短不相形淮南子齊
俗訓曰短修相形疑老子本文亦作形與生成傾協韻較乃
後人旁註之字以較釋形校者遂以較易形矣
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案呂氏春秋貴公篇云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
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高注生育民人不以爲
己子成遂萬物不以爲己有義本老子所云萬物被澤亦卽
此章上文之萬物作焉而不辭也

畢云辭
始同

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王注故可欲不見則心無所亂也 案文選東都賦注引作
使心不亂易艮卦孔疏引此文亦無民字蓋唐初避諱刪此

字也古本實有民字與上兩使民一律淮南子道應訓引此文亦無民字疑亦後人據唐本所刪
宋本又又宋本又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

王注道冲而用之又復不盈俞云唐景龍碑或作久殊勝今本案王注以又復訓或蓋宗老子古本老子古本作又不作或淮南道應訓引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不足盈也盈字文子微明篇作滿即用老子此文盈改爲滿漢人避諱所改故傳本亦作滿又此均

古本作又之證又不盈者猶言復不盈且不盈也又墨子佚文引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有又古通或有亦互相通段其證俱見經傳釋詞故又段作有有復段作或也若夫景龍碑久字必係又字之訛俞氏以爲勝今本誤矣

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案湛兮句疑當在淵兮句之下抄寫致訛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王注地不爲獸生芻而獸食芻不爲人生狗而人食狗案
芻狗者古代祭祀所用之物也淮南齊俗訓曰譬若芻狗土
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約絃大夫端
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剗而已夫有執貴之
高注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說山訓云聖人用物若用
朱絲約芻狗又曰芻狗待之而求福高注待芻狗之靈而得
福也是古代祭祀均以芻狗爲求福之用蓋束芻爲狗與芻
靈同乃始用終棄之物也老子此旨曰天地之于萬物聖人
之于百姓均始用而旋棄故以芻狗爲喻而斥爲不仁

虛而不屈

王注虛而不得窮屈釋文掘

蓋王本
原作掘

求物反又求月反河上

本作屈屈竭也顧作掘云猶竭也

案佚周書五權解曰極

賞則澠澠得不食卽此屈字之義淮南原道訓悅兮忽兮用
不屈兮高注屈竭也爲河上注所本

正善治

案正與事並言則正卽政字五十七章以正治國文子上禮
篇引作政

功遂身退天之道

畢云諸本並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案古本亦有成名
二字文子上德篇引作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淮南道應
訓亦云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均其證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王注載猶處也營魄人之常居處也一人之真也河上本載
營魄句抱一能無離句無乎字俞云河上本無乎字唐景龍
碑亦無乎字然淮南道應篇引老子有乎字則古本固有乎

字 案素問調精論云取血於營淮南子椒真訓云夫人之

事其神而饒其精營句慧然而有求於外高注營慧連讀失之此皆失

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法言修身篇云熒魂曠枯糟當作見說別精萃

曠沈此之營魄即素問淮南所言營法言所謂熒魂也楚辭

遠遊載營魄而登遐兮王注抱我靈魂而上升也以抱訓載

以靈魂訓營魄是為漢人故訓載營魄者即安持其神也載

抱同義文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李注引老子鍾會注載辭也以載為語詞亦非漢儒之語至于此

文乎字當從河上本景龍碑衍下文諸乎字亦然能字係而

字段文說詳下

專氣致柔能嬰兒乎

王注專任也致極也言任自然之氣致至柔之和能若嬰兒

之無所欲乎河上公本無乎字俞云唐景龍碑亦無乎字據

淮南道應篇所引則古本有乎字又案能如嬰兒句河上本

及王本均無如字于文義未足惟傅奕有如字與古本合

案能下當有如字是也惟乎字亦係衍文能字亦係而字段

文說詳下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知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明白四達能無為乎

王注玄覽無疵猶絕聖也治國無以智猶棄智也雌應而不

倡因而不為言天門開闔能為雌乎則物自賓而處自安矣

至明四達無迷無惑能無以為乎則物化矣河上公本作滌

除玄覽能無疵愛民治國能無知釋文云以知乎音智河上本又直作智是王弼本原

作以知河上本或作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俞云唐景

龍碑作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為雌明白四達能無

知其義竝勝當從之案俞說是蓋河上本改愛民句之為

作知王又作無以知據釋文今本無以字更改明白句知字作為也惟

此文四乎字均係衍文前文二乎字亦然當從河上本及景龍碑訂正又此章六能字均當作而能而古文相通互相借用如詩芄蘭能不我知荀子解蔽篇則廣然能弃之矣管子任法篇是貴能威之五語王引之均訓爲而又韓詩外傳富能分貧與貴而下賤對文管子侈靡篇強能不服與智而不

牧對文亦能而互通之證

均見經傳釋詞

此文六能字亦然猶言載

營魄抱一而無離專氣致柔而如嬰兒滌除玄覽而無疵愛民治國而無爲天門開闔而爲雌明白四達而無知也二章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五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三十四章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衣養萬物而不爲主四十七章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六十六章處上而民弗重處前而民弗害此文詞例與彼一律此之能卽彼之而也又文子道原篇引作明白四達能無爲乎

當作知係後人淮南子道應訓引作明白四達能以無以字

據老子俗本改知乎此乎字疑亦後人據老子誤本所加與淮南今本之妄

增以字同且韓非子解老篇引夫禮者忠信之薄句亦加乎

字均不得據彼而疑古本有乎字也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

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王注寵必有辱榮必有患驚辱等榮患同也為下得寵辱榮

患若驚則不足以亂天下也 案此文寵貴對文辱與大患

對文寵亦貴也 國語楚語寵神其祖韋注尊也史記趙世家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正義貴也老

子之義蓋言世人不知辱之下而尊之若驚 驚若震而不知

大患之害而貴之若身王注非也又寵為下三字當從河上

本作辱為下

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託天下

王注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如此乃可以託天下也 案王注訓若爲乃是也惟乃字亦非古本莊子在宥篇云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天下愛以身爲天下則可託天下淮南子道應訓云故老子曰故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考老子之書凡乃詞則詞恆用焉字如十七章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二十三章同此老子恆有焉字之徵焉卽于字王氏讀書雜誌述之甚詳故知此文古本亦作焉可則字乃字均後人訓釋之詞校者用以代正文又開元本於此文二若可均改爲則若此則不知若卽則義矣

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王注有有其事 案有卽域字之段文也有通作或或卽古

域字詩商頌烈祖裕字謹案當作玄烏奄有九有毛傳九有九州也又

正域彼四方毛傳域有也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韋
注有域也此文有字與九有之有同有即域域即二十五章
域中有四大之域也御今之有猶言御今之天下國家也禮
記中庸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此文今之有與彼今之世略
同

渙兮若冰之將釋

案文子上仁篇作渙兮其苦冰之液疑老子古本作液將釋
二字係後人旁記之詞校者用以代正文

故能蔽不新成

王注蔽覆蓋也釋文云蔽必世反王云覆蓋也鍾婢世反梁
武同俞云蔽乃蔽之段字永樂大典正作蔽淮南子引作故
能弊而不新成今本無而字于文義似未足案俞說是二
十二章云敝則新敝新並文此蔽當作蔽之證又文子十守

篇曰是以蔽不新成上仁篇曰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
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
敢新鮮也以彼例此則蔽即損弊成即廉成新即新鮮能蔽
之能義與寧同見經傳釋詞言寧損弊而不欲清新廉成也此蓋
老子本義今脫而字蓋因不而字近傳寫致脫

太上下知有之

案韓非子難三篇云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
也安取懷惠之民淮南子主術訓云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
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高注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
皆能有此術據高說則知當讀智

慧智出有大偽

王注行術用明以察姦偽趣覩形見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則

大偽生

河上公本作智慧出

案大偽與仁義對文則大非大小之大即

四十一章下士聞道大而笑之之大也王念孫讀書雜誌云
大笑之本作大而笑之猶言迂而笑也其說甚確惟以迂訓
大則非大即汰字左傳昭三年伯石之汰也杜注驕也禮記
檀弓篇汰哉叔氏釋云自矜大荀子仲尼篇般樂奢汰楊注
汰侈也新書道術篇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爲汰則大者夸
誕之謂也彼文大而笑之言汰以笑之也此文之大僞即汰
僞即誣言習爲夸誕虛誣之言行也

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

王注文甚不足不令之有所屬無以見其指

河上注以爲文不足者文不足

以教民

案此文當讀此三者以爲句以用也猶言行此三者也

爲文不足句令即號令之令屬注也此言人民無知無德則
國家之令克以專一即商君說秦之所本也又第二十章云
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王注云以用也此文以字與有

以之以同又文子道原篇曰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于無形彼文之三者行猶此文之三者以也

少私寡欲

河上注少私者正無私也 案私當作思韓非子解老篇曰凡德者以無爲集以無欲成以不思安以不用固思欲並言又文選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李注引老子曰少思寡欲此古本作思之證韓非子之不思即釋此少思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若何

王注唯阿美惡相去何若 案善惡相反唯阿二字義同與

善惡匪一律阿當作訶說文訶大言而怒也廣雅釋詁訶怒也訶俗作呵漢書食貨志縱而弗呵乎顏注責怒也蓋唯爲應詞訶爲責怒之詞人心之怒必起于有所否故老子因叶

下文何韻以訶代否唯之與阿猶言從之與違也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王注食母生之本也河上公注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案第一章云有名萬物之母第五十二章云天下又始

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五十九章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此文食母義不可曉疑食當作

得即五十二章之得其母也佚周書武寤解王食無疆朱駿

聲云王食食字疑當讀爲德

孫氏斟補引

孫詒讓斟補云朱說是

德正字作惠食隸書作會二字形近而誤此古籍德恆誤食

之證德得古通老子一書亦恆段德爲得如二十三章德者

同於德王注以則得爲訓則本字作得不作德德乃得字之

段文疑此文古本亦以德代得與二十三章之德同例惠食

形近遂由惠字訛爲食母者所以喻道本也韓非子解老篇

述有國之母曰所謂有國之母母者道也道也者生於所以

有國之術所以有國之術此六字上概生於二字故謂之有國之母此

解釋母字最古之詁也河上注蓋本之

德者同於德

王注得少也少則得故曰得也行得則與得同體故曰同於

得也 案據注文觀之則王本作得不作德蓋得失對文其

義較長後人蓋據河上本改之也河上注云德好人也則作德不作得

餘食贅行

王注若卻至之行盛饌之餘也 案餘食之食亦當作德德

與行對文餘德者駢衍之德也贅行者附屬之行也公羊襄十六年

傳贅旒解詁繫屬之詞 五十四章云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亦本書餘德

並言之證蓋老子術尚簡易故舍餘德贅行而不處第二十

章云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此其證也

字之曰道

案韓非子解老篇聖人觀其玄虛用其周行強字之曰道則字上當有強字與下強爲之名曰大一律今本挽又案牟子理惑論引亦有強字是東漢本尙未脫今惟傅奕本上有故強二字

輕則失本躁則失君

王注輕不鎮重也失本爲喪身也失君謂失君位也俞云河上本作輕則失臣注云王者輕淫則失其臣竊謂兩本均誤永樂大典作輕則失根當從之 案韓非子喻老篇曰邦者人君之輻重也主父生傳其邦此離其輻重者也故雖有代雲中之樂超然已無趙矣主父萬乘之主而以身輕於天下無勢之謂輕離位之謂躁是以生幽而死故曰輕則失臣躁則失君主父之謂也據韓非子此文則老子古本當作臣河

上本所據蓋不誤也後人據上文重爲輕根靜爲躁君二語疑此亦根君對文遂改臣爲根本爲作根本旁注之字刊王本者據以入正文愈轉以作根爲是非也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

案淮南子道應訓引老子作人無棄人物無棄物則上句故字下當有人字下句亦當有物字今本均脫當從淮南補傳
奕本與淮南同

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王注資取也善人以善齊不善以善棄不善也河上注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猶教導使爲善得以資用也 案二說均

非古義韓非子喻老篇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

與費仲來求因與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文王舉太公於渭濱者貴之也而資費仲

玉版者是愛之也故曰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
要妙又淮南子道應訓引楚子發用偷者事申論之曰無細
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據此二文
觀之則資者利而用之之謂也以不善乃善人所利用老子
本義蓋若此

爲天下谿

案淮南道應訓作以爲天下谿則古本似有以字淮南子道
應訓作其爲天下谿蓋訓其爲乃所據乃別本

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

王注萬物以自然爲性故可因而不可爲也可通而不可執
也物有常性而造爲之故必敗矣物有往來而執之故必失
矣 案據王注觀之則本文不可爲也當有不可執也一語
文子引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

執者失之

文選干寶晉紀
總論李注引

其事好還

王注有道者務欲還反無爲河上注自責不怨人也 案好

與孔同爾雅釋器肉倍好謂之璧好即孔也好孔雙聲同轉

還者說文云復也爾雅釋詁

裕字謹案
詁當作言

還返也還義與旋圜

環斡相同即循環周轉之義也好還者假好爲孔孔義同甚

猶詩之孔云孔嘉書之孔殷也還指旋回倚伏言文選西征

賦云事回浹而好還彼以好還與回浹並言則好還爲旋回

之義蓋古訓也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

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

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

志於天下矣吉事尙左凶事尙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

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哀悲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案此節王本無注而古注及王注恆混入正文如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二語必係注文蓋以非君子之器釋上不祥之器也本文當作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兵者以下九字均係衍文又吉事尙左以下至言以喪禮處之此五句者亦係貴左貴右及末語注文惟注中復有脫文耳河上本於不祥之器二語於言以喪禮處之諸語均加注釋所據之本蓋在注文攙入正文後益可證河上注之後於王注矣

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

王注萬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河上注恃待也

案此文不辭與第二章不辭同當從畢說作始又文選辨命論李注引恃作得證以文子道原篇萬物恃之而生莫之

知德之文則當以作恃爲允

淮南原道訓作恃乃恃字之訛文子所據乃淮南古本

柔弱勝剛強

河上注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 案韓非子喻老篇云處
小弱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是老子古本柔當作損強上
無剛字弱即小弱損即自卑言以自卑及小弱勝強也其作
柔弱者柔亦自卑之義乃後人旁記之文以柔釋損嗣遂易
損爲柔淺儒以弱強對文因於強上增剛字以示剛柔對文
非古本也

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王注利器利國之器示人任刑也

案韓非子喻老篇述此

義曰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
可復得也簡公失之於田成晉公失之於六卿而邦亡身死
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
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

威人君見賞而人臣用其勢人君見罰人臣乘其威故曰邦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內儲說下六微篇曰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據此文觀之則利器即賞罰示即見見者指人君顯露將賞將罰之義而爲臣下所窺也不以示人即賞罰之意不爲臣下所窺韓非子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與此互明魚不可脫於淵亦謂爲臣下者不可使脫離人君之勢古本淵上當有深字國當作邦蓋漢初重老子因避高祖諱故邦字咸改爲國也又說苑君道篇引示作借蓋亦別本

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扔之

王注直不能篤則有游飾修文禮敬之者尙好修敬校責往來則不對之間忿怒生焉 案韓非子解老篇云禮者所以

情貌也羣義之文章也君臣父子之交也貴賤賢不肖之所
以別也中心懷而不諭其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
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
貌也凡人之爲外物動也不知其爲身之禮也眾人之爲禮
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以爲禮以爲其身以爲其
身故神之爲上禮上禮神則眾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
故曰上禮爲之而莫之應眾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
之禮也不衰故曰攘臂而仍之據此文觀之則仍當作仍仍
因也即不衰之誼攘臂者攘與讓同謂寧其肢體習爲遜讓
即復恭敬盡手足之謂也此言民雖不應而聖人行禮猶復
沿而不改與六十九章攘無臂不同非忿爭也又據韓非此
文則古本此句以上當有禮以情貌四字韓非子解老喻老
二篇凡用故曰者均老子本文執此以推知彼四字乃老子

脫文也

河上公本亦作仍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王注不能無爲而貴博施不能博施而貴正直不能正直而

貴飾敬河上注道衰而德化生德衰而仁愛見仁衰而分義

明義衰則施禮聘行玉帛案韓非子解老篇云道有積而

德有功德者道之功效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

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也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也

故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

後失禮據此文觀之則王本河上本均脫四失字老子之旨

蓋言道失則德從德失則仁從仁失則義從義失則禮從後

失者從之而失也觀韓子所解以爲德屬於道仁屬於德義

屬於仁禮屬於義其旨可見如王注河上注之說蓋謂道失

斯有德德失斯有仁仁失斯有義義失斯有禮與韓非子義

殊

地無以寧將恐發

河上注將恐發泄不爲地 案以泄訓發也發讀爲廢說文

廢屋頓也淮南子覽冥訓四極廢高注廢頓也左傳定三年
廢於爐炭杜注廢墮也頓墜之義與傾圮同恐發者猶言將
將崩圯也卽地傾之義發爲廢字之省形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

河上注不可但欲高于人 案上文天無以清地無以寧神
無以靈谷無以盈萬物無以生均承上以清以靈以盈以生
言惟此句無以貴高與上以爲天下貞不相應疑貴卽貞字
之訛貴貞形近後人據此節王注有清不足貴諸文遂改貞
爲貴又疑貴高並文與下貴高二語相應遂于貴下增高字
實則貴當作貞高乃衍文也河上本出於王本後故據誤文

生訓

貴以賤為本

王注貴乃以賤為本 案淮南子原道訓作貴者必以賤為

號高注云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是

老子古本作以賤為號也號指下文自謂孤寡不穀言此漢

詰也作本者別本也

質真若渝

王注質真者不矜其真故渝 案上文言廣德若不足建德

若偷此與並文疑真亦當作德蓋德字正文作惠與真相似

也質德與廣德建德一律廣德為廣大之德與不足相反建

德為剛健之德與偷相反 用俞說 質德為質樸之德與渝相反

三語乃並文也

無有入無間

王注虛無柔弱無所不通無有不可窮至柔不可折 案淮南原道訓引作出于無有入于無間此老子古本也王本亦有出于二字王弼上文注云氣無所不入水無所不出于經注文水無所不出于經當作無所不經與上無所不入對文出于二字必係無有上之正文蓋王本亦作出于無有入無間而出于二字誤入注文也傅奕本與淮南同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王注卻走馬以治田糞 案韓非解老篇述其義曰今有道之君外希用甲兵而內禁淫奢上不事馬於戰鬪逐北而民不以馬遠淫通物所積力惟田疇必且糞灌故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也此爲古訓王注蓋本此又淮南覽冥訓云故卻走馬以糞高注云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糞田也亦本韓非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

河上本於此二句上有罪莫大於可欲一語俞云據韓非解老篇則此句當有惟韓子罪作禍誤也案俞說是韓非子解老篇禍字涉上文君禍禍亂而訛又喻老篇亦引此三語正作罪莫大於可欲且承上文以名號爲罪以城與地爲罪言則老子本文作罪明矣惟韓非子解老喻老二篇引咎莫大於欲得句大均作慒解老篇得又作利又解老篇此語上文云苦痛雜於腸胃之間則傷人也慒慒則退而自咎即釋此慒字之義也慒與痛同猶言禍莫痛於欲得也老子古本亦必作慒傳本猶然今本作大蓋後人以上語大字律之耳至於解老篇得作利則涉上語欲利而訛顧千里識誤謂當作得是也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河上本無矣字

案韓非子喻老篇引作知足之爲足矣當

爲古本

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

案韓非子喻老篇引作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不闚於牖可

以知天道當爲老子古本今本經後人刪改千里無馬謂當

聖人在天下歛歛爲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語大宰書之耳

王注皆使和而無欲如嬰兒也案此文聖人在天下句歛

歛爲句在疑任字之訛歛歛爲者與二十章沌沌兮一律乃

形容任天下之詞也文選東京賦李注引老子曰聖人在天

下慄慄焉慄慄即歛歛異文焉與爲同足證古本歛歛爲句

爲與焉同說文歛縮鼻也莊子山木篇則呼張歛之釋文云

歛也又淮南精神訓云開閉張歛則歛即三十六章將欲歛

之之歛乃歛閉之義也此言聖人治天下行治不尙侈張天

下渾其心下當脫百姓皆注其耳目一語俞說此兩語爲對文

下言聖人皆孩之言民雖紛志役欲聖人仍以無知視之也
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

王注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
亦十分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焉河上注人
之求生動作及之十三死也 案韓非子解老篇云人之身

三百六十節四肢九竅其大具也四肢與九竅十有三者十
有三者之動靜盡屬於生焉屬之謂徒也故曰生之徒也十

有三者至死也

此也字
疑衍

十有三具者皆還而屬之于死死之

徒亦有十三故曰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凡民之生
生而生者固動動盡則損也而動不止是損而不止也損而
不止則生盡生盡之謂死則十有三具者皆爲死死地也故
曰民之生生而動動皆之死地之十有三據此文觀之則十
有三者四肢九竅相合之數也徒者屬也而王本人之生以

下脫生而動三字之死地上文脫皆字老子此旨蓋言民生則思動動則皆趨死地也趨往也民字作人係避唐諱改傳奕本與韓非子同此爲古本惟韓非子十有三上之之字誼不可通傳本作亦當從之文選鮑照代君子有所思行李注引老子作人之生生之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蓋誤涉下語生生之厚而誤然足證古本人之生下較王本增三字

入軍不被甲兵

河上本被作避云不好戰以殺人釋文被皮彼反俞云韓非子解老篇作備當以被爲長案韓非子解老篇云聖人之游世也無害人心則必無人害無人害則不備人故曰陸行不遇兕虎入山不恃備以救害故曰入軍不備甲兵

願千
里識

誤曰入山
當爲入世老子古本被當作備言不恃甲兵之備也備被音

近後人改備爲被非古本矣俞說非

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案韓非子解老篇措作錯容作害措錯古通害乃韓非子之誤容害形近涉上遠諸害而訛

夫何故以其無死也

王注何死地之有乎案韓非子解老篇云體天地之道故

曰無死地焉則此文也字係地字之訛王以何死地之有相釋則王本亦作地今河上本作地王本作也蓋傳寫之訛也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王注行大道於天下唯施爲之是畏也

河上注略同

王云施讀爲

弛弛邪也言行於大道之中惟懼其入於邪道案王說是

惟韓非子解老篇曰書之所謂大道也者端道也所謂貌施也者邪道也所謂徑大也者佳麗也佳麗也者邪道之分也據此文觀之則唯施古本作貌施或貌施之上有唯字國語

晉語云夫貌情之華也廣雅釋詁貌巧也是貌字之義與夸
飾同故與施同爲邪道又徑字之下當有大字四十一章大
笑之王念孫謂當作大而笑之大與迂同王以迂義解彼文
大字義雖稍曲辨見前然此文徑大大實訓迂漢書郊祀志怪

迂顏注迂謂回遠也是迂與徑同故此文徑大並言又韓非

子以佳麗釋徑大佳形近差麗離古通當爲差離之訛說別見

自大字之義後儒莫解遂並刪其字幸韓非子徑大並言足

補老子今本之缺故就其義引伸之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以祭祀不輟

案韓非子喻老篇作善建不拔善抱不脫子孫以其祭祀世

世不輟較今本爲長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案韓非子解老篇云治邦者行此節則鄉之有德者益衆故

曰修之邦其德乃豐則國當作邦邦豐叶韻蓋改邦爲國亦因漢人避高祖之諱也下文以國觀國解老篇亦作邦均當依彼文訂正

以奇用兵

王注故以正治國則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案奇與正對文則奇義同邪管子白心篇奇身名廢注云奇邪不正也是奇即不正以奇用兵即不依正術用兵也五十八章正復爲奇亦正奇對言又七十四章云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王注詭異亂羣謂之奇實則此文之奇亦當訓邪卽周禮宮正所謂奇袤之民也鄭注云奇譎非常

常

裕字謹案此有挽字當作奇袤譎觚非常

此奇字之的解也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案韓非子解老篇所引於禍兮句下有以成其功也五字疑

此節多佚文

治人事天莫若嗇

王注嗇農夫河上注嗇貪也 案韓非子解老篇述此文曰

書之所謂治人者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所謂事天者不極聰明之力不盡智識之任苟極盡則費神多費神多則盲聾悖狂之禍至是以嗇之嗇之者愛其精神嗇其智識也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是古誼嗇爲省嗇王說非

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王注早服常也俞云困學紀聞引此文兩服字皆作復且引司馬公朱文公說竝云不遠而復又曰王弼本作早服而注云早服常也亦當作復今按韓非子解老篇亦作蚤服王說非 案呂氏春秋情欲篇論早定則知早嗇又解老篇述下文早嗇義曰夫能嗇也是從於道而服於理者也又曰聖人

雖未見禍患之形虛無服從於道理以稱蚤服則訓服從道理早卽先幾之義矣王訓早服爲常後儒又改服爲復見於釋文宋人均從之此均昧於古訓者也俞氏知作復之非惜未詮韓子之誼耳

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案韓非子解老篇作則可以有國與上文則莫知其極例同較今本爲長

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

河上本柢作蕃注云深根固蕃者乃長生久視之道 案韓

非子解老篇云樹木有蔓根有直根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建生也蔓根者木之所持生也德也者人之所以建生也祿也者人之所以持生也今建於理者其持祿也久故曰深其根體其道者其生日長故曰固其柢柢固則生

長根深則視久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據此文觀之則古本當增兩其字與挫其銳解其紛句法相同蓋以根深柢固乃長生久視之本也河上注所解亦不誤惟誤柢作蓄

治大國若烹小鮮

王注不擾也躁則多害靜則全真河上注鮮魚烹小魚案韓非子解老篇述此義曰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文子道德篇亦云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是周人解此語均以不撓爲解王注不擾與不撓之義略同又解老篇賊其澤澤之爲言美也猶言損其美

其神不傷人

案韓非子解老篇引此無人字又聖人亦不傷人句人字作民蓋古本作民唐避諱改爲人河上本人作之非是

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細

案韓非喻老篇引此文于難事大事上均有之字當爲古本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王注不學而能者自然也喻於不學者過也故學不學以復眾人之過 案韓非子喻老篇述此義曰故知者不以言談教而慧者不以藏書篋此世之所過也而王壽復之是學不學也故曰學不學復歸眾人之所過也據此則古本復下有歸字與十四章復歸于無物二十八章復歸于嬰兒復歸于無極復歸于樸一律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

案韓非子喻老篇輔作恃恃蓋待字之訛義輔字爲長

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王注唯後外其身爲物所歸然後乃能立成器爲天下利爲

物之長也 案韓非子解老篇述其義云不敢爲天下先則
事無不事功無不功而議必蓋世欲無處大官其可得乎處
大官之謂爲成事長是以故曰不敢爲天下先故能爲成事
長是古本成器長上有爲字成器者大官也爲者居也蓋古
代工官通用故大官亦名成器長今本脫爲字誼不可通
善勝敵者不與

王注不與爭也 案與當作舉舉即舉兵猶古籍大舉之省
兵字也

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注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害避故必勝 案此文之哀則
三十一章所謂以喪禮處之也彼文云殺人之眾以哀悲泣
之戰勝以喪禮處之即此哀字之義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案韓非子喻老篇述此義曰越王之霸也不病宦武王之王也不病詈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以其不病是以無病也據此文觀之則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當作以其不病無以無病否則是以不病句與上複必非老子古本之舊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兵器而無視用而患不與也案

王注強兵以暴於天下者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訓下句曰物所加也俞云列子引作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當從之

案俞說是淮南原道訓亦作兵強則滅木強則折疑不勝係後人注文兵涉上文兵強而誤

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王注是以聖人不欲示其賢以均天下

案其上疑脫以字

五十章云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又曰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此文疑與同例言爲而不恃功成不處由於聖人不欲自顯

其賢也若無以字則文義似未足

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案淮南道應訓引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當爲古本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爲天下王

案淮南道應訓引老子受國上均有能字不祥上又有之字當爲古本

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王注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何患不足也 案河

上本作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傅奕本作使民有什伯之

器而不用也當以傅本爲是此文使民與下使民重死一律

河上本蓋亦有民字易民爲人又訛書入于什伯之下遂誤

讀使有什伯爲句以人屬下別爲句非也王本亦有民字觀

王注言使民三字可見傳本也字衍

世林酸谷字式煎封
太谷酸澆益壽煎封

莊子辭補

太谷趙銘箴羨漁校
桂林鄭裕孚友漁校

莊子
斟補

寧

林

孫

子

構

齋

寧武
南氏
校印

序

昔治莊子歷檢羣籍兼竦道藏各本以讎異同故解舛訛亦附
正焉計所發正約數百事均王兪郭孫所未詮也稿均手錄行
篋未攜蜀都同好以莊書疑誼相質因默憶舊說什獲式式按
次編錄輯爲一卷名曰莊子校補云爾

民國元年三月十六日儀徵劉師培記

三月十六日

...

...

...

...

...

莊子斟補

儀徵劉師培申叔

逍遙遊云而後乃今將圖南又云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成
疏以圖度南海相詮誼殊迂曲案上文兩言徙南冥此冢彼言
圖疑徙訛古文尙書圖作囿或省作𡗗與走形近走訛爲𡗗因
易爲圖矣本篇又云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文選李注引作而
圖南亦當作徙

逍遙遊篇宋榮子榮子卽鉞所云譽不勸非不沮定內外辯榮
辱卽荀子正論所引見侮不辱諸旨也韓非子顯學篇云宋榮
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尤與荀卿所
引合蓋然开二聲古均通轉作榮作鉞音寔靡別月令腐草爲
螢呂紀作爲蜎是其比矣釋文引李注司馬注並以宋國人爲
釋失之

齊物論篇顏成子游釋文引李注云姓顏名偃諡成字子游成
疏亦云姓顏名偃字子游竊以諡字複舉於詞近贅廣韻十四
清成字注文以顏成爲複姓與伯成務成並詮蓋亦莊書故誼
衡以李說斯爲善矣

齊物論篇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田子方篇作不化竊以忘
卽化訛不化猶云弗變下云其形化卽冢此言郭注以中易其
性爲詮易化義符是郭本亦弗作忘也成疏云終不中途亡失
所據訛本業與今同蓋匕亡形近匕譌爲亡俗本競以忘易之
齊物論篇非指非馬成疏云指手指馬戲籌非也考之公孫龍
子指馬并爲篇名所辯之旨與莊氏所云嘿合則喻指喻馬自
屬周季恆言指爲意指馬則白馬之馬也莊書之文當據彼書
爲詁

齊物論篇惠子之據梧釋文引司馬注以梧爲琴又引崔注云

琴瑟也今考德充符篇述莊語惠子云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形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與此文符槁梧與樹並文似非樂器彼篇釋文引崔注仍以據琴爲說疑均失之天運篇云倚於槁梧而吟亦非琴及瑟也

人間世篇過度益也益乃溢省上云溢美溢惡又言溢之類妄及无傳其溢此冢彼言因以過度詮溢詰成疏以添益解之非也

人間世篇適有蚤蚩僕緣顧野王玉篇系部引而釋之詰僕爲附厥誼至權王念孫雜志說與默符又如齊物論篇山林畏隹顧書山部引作巽崔天地篇睨睨然纏繳之中系部引睨從系是均六朝故本釋文缺誌誼遂佚湮

德充符篇德不形者物莫能離也案上云內保而外不藩離疑麗段或係雜訛物莫能離猶刻意所云不與物交也淮南原道

精神二訓交並作散散實殺訛文字道原交作雜足與此旨互
昭又繕性篇離道以善淮南椒真作雜道離雜交譌斯其驗矣
大宗師篇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此節文均
協均堅華獨否竊疑堅本作固隋籍諱堅改固唐人復固爲堅
其有故文作固者亦或例易爲堅猶宋人於古籍理字或易爲
治也上文義而不朋郭云非朋黨若不足而不承注亦明著不
承字此句注云常游於獨而非固守三注相衡益證堅當作固
又下文恍乎忘其言也言與世制閉弗協疑係說訛

大宗師篇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世說新語劉注所引力
上有大字據郭注云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似所釋之
本亦有大字文選辨命論注引作有力與今本同又天地篇伯
成子高節今多脫字劉注所引其文特完亦讎書者所宜據補
也

大宗師篇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與虛同說
文丘字注云丘謂之虛左傳昭十二年疏引張衡說云丘空也
丘虛二字古籍互用靡區至於丘者猶人間世所云集虛也郭
注云丘者所以本詮訓似乖

大宗師篇有駭形而無損心有且宅而無情死郭注云以形骸
之變爲且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爲死釋文引李本作怛怛云
驚惋之貌今考淮南精神訓云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
無耗精語本莊書而損耗心精詞咸偶列勘以郭本其誼實長
古籍耗恆作眊眊死精情形近互譌倒書則爲情死郭據訛本
爲釋遂弗可通若且宅之詁李殆近之淮南作綴或亦憒字段
書耳

應帝王篇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釋文引司
馬注云藉繩也崔注云藉繫也又引李注云田獵也今案天地

篇云執留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與此文約同又淮南說林訓云虎豹之文來射猿狖之捷來乍繆稱訓作猿狖之捷來措高注云措刺也執以互勘疑當作猿狙之便來藉執爨之狗成思藉措二字均係籍段猶列子仲尼篇牢籍作籍也思亦訛字自山林來則又誤挽弗可曉

應帝王篇其知情信其德甚真情乃誠段猶云所知允實也故與甚真並文呂氏春秋具備篇云三月嬰兒慈母之愛諭焉誠也淮南繆稱訓誠作情情誠段通斯其比矣又墨子尙同篇情將欲爲仁義非攻篇情不知其不義情並讀誠說見王念孫讀書雜誌

駢拇篇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游心於堅白同異之間釋文云一云瓦當作丸又云句一音鉤所引二誼並較衆注爲摧本篇及內外各篇恆以鈎繩並文是其徵也游心二字當屬下讀

釋文所引司馬崔向說似均纍瓦結繩連讀以竄句下屬殆皆失之

馬蹄篇蹇蹇爲仁踧踖爲義案踧踖當作踧蹇形之訛也說文云赴踧也赴蹇字同踧蹇爲疾馳之貌若云奔趨赴義耳淮南修務訓云墨子跌蹇而馳千里高注云疾行也跌亦蹇譌見王念孫雜志蹇踧古通踧蹇蹇蹇二釋文引李注云蹇蹇踧蹇皆用心爲仁義之貌非信詁也下云分背相踧踧亦疾馳漢書武紀云馬或奔踧而致千里奔踧聯語誼足互昭又本書兩言火馳孫詒讓札迻以火爲分北三苗之北道云分馳物云背踧其旨一也釋文引李注訓踧說亦失之下文又云而民乃始踧蹇好知蹇字亦當作蹇謂民人馳騫外知也若訓踧爲踧則弗詞矣

馬蹄篇而馬知介倪闈扼驚曼詭銜竊轡介字無誼介倪卽兀

倪也易困卦剝削說文作𠄎黜鄭注云當爲倪𠄎𠄎倪𠄎𠄎
訓弗安養生主惡乎介也釋文云崔本作兀又作𠄎德充符兀
者王貽釋文云又音界案篆書兀介字相似庚桑楚介者移畫
釋文云崔本作兀均本書介兀互訛之例釋文引崔注云介出
俾倪也所據亦爲訛本

在宥篇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釋文云縣而天向本無
而字竊以兩而字僉屬衍文郭注云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
天而踊躍所據亦無而字蓋天而形近別本天或訛而校者並
存復於淵下益而字今考天地篇云淵靜而百姓定此淵靜聯
詞之證又本篇尸居而淵默默靜誼同中增而字必弗可通援
是而推則大宗師篇予因以求時夜求字弗詞釋文云一本無
求字必當據刪人間世篇其大蔽數千牛數千二字即蔽牛誤
羨之文成疏謂江南莊本作蔽牛亦當據正至繕性篇繕性於

俗俗學以求復其初郭氏所據業疊俗字則書有羨文自昔然矣

肱篋篇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淮南道應訓作意而中藏中即億中之中也文較莊書爲長莊書疑出後人所改

天地篇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淮南道應訓襲此文云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則於于之義類似華誣釋文引司馬注云夸誕貌說殆近之淮南齊俗訓又云矜僞以惑世抗行以違衆亦近斯旨

天地篇官施而不失其宜官即大德不官之官荀子王制篇云官施而衣食之旨與此同成疏以施令設官爲詮殆按詞生訓者歟

天地篇以二岳鍾惑而所適不得矣釋文云司馬本作二垂鍾云鍾注意也如司馬說蓋以邊釋垂逍遙遊篇其翼若垂天之

雲釋文引崔注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然則二垂猶二方矣二垂鍾惑謂傾意兩方故曰所適不得郭云各自信據似與司馬同說釋文成疏均讀鍾爲鍾喪其旨矣

天地篇跖與曾史跖上挽桀字成疏云桀跖之縱凶殘是成疏故本作桀跖也在宥篇云上有桀跖下有曾史又云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僉以曾史桀跖並詞本篇之文當亦然也天地篇云以柴其內又云內支盈於柴柵柴與棧通謂積木圍護四周也故柴柵並文柴內者閑衛其內也公羊哀四年柴其下淮南道應訓柴箕子之門柴訓並同特彼爲實蹟此爲擬象耳成疏以柴塞內府爲解誼似未昭又外物篇云柴生於守閑內爲柴猶云樊也郭注詰塞與成同失

天道篇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落與絡同蓋以包該爲誼本書落落二字並與絡同秋水篇落馬首猶云絡馬頭也成疏本作

絡肱篋篇羅落並文厥誼尤顯又大宗師篇洛誦之孫釋文引李注云苞洛無所不通馬蹄篇刻之維之釋文引司馬注云謂羈維其頭也統觀眾文知洛維落絡義無溝別淮南修務訓達落天地亦此悒也

天道篇鼠壤有餘蔬而棄妹之者不仁也釋文本作棄妹不仁云一本作妹之者是之者二字舊係衍文者又老訛釋文又曰釋名云妹末也謂末學之徒須慈誘之乃見棄薄不仁之甚也據陸說蓋以餘蔬棄置而弗儲末學屏遺而弗誨兩譬相衡末餘同義莊書之旨蓋實如斯郭注云無近恩故曰棄以妹爲後生之妹陸所弗從成疏以妹爲昧尤弗可通

天運篇老耽語孔子曰吾子亦放風而行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天道篇述耽語作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

二文略同傑然偈乎音義並符負讀爲培逍遙游篇吾爲其無用而培之肱篋篇曰培擊聖人又曰培斗折衡知北游北游篇曰培擊而知培猶擊也音聲之字古並通負山則負尾作陪艸或王賁作菩以此方之厥例則一郭注以擊鼓求逃爲說疏云打大鼓蓋均得之惟若負以上似挽揭仁義三字郭云揭仁義以趨道德之鄉所據弗誤

天運篇乘雲氣而養乎陰陽養翔古通月令羣鳥養羞淮南時則訓作羣鳥翔是其比大宗師篇云而游乎天地之一氣讓王篇云逍遙於天地之間游暨逍遙並即翔誼天地陰陽譬詞靡別淮南人間訓云翱翔乎忽荒之上亦其證也郭注云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成疏云順陰陽而養物拘墟本字似昧古言刻意篇枯槁赴淵之所好也釋文云赴淵若申徒狄其說是也赴當作仆踣仆古通外物篇云申徒狄因以踣河釋文引李注

訓頓頓仆誼同赴仆同聲段借匪取趨赴爲義也乃外物篇成
疏云遂赴長河自溺而死轉以往義釋踣河今考本書盜跖篇
云申徒狄諫而不聽抱石自投於河淮南說山訓云申徒狄負
石自沈於淵曰投曰沈僉係仆誼荀子不苟篇作懷負石而赴
河赴亦仆段凡百家所云赴溝壑赴河厥愜並同

繕性篇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郭注云營
內虧外甚倒置也釋文引崔注云逆其性命而不順也又引向
注云以外易內可謂倒置說並未晰竊以置與植同倒置之民
猶云逆生之民也論語植其杖而耘漢石經作置此段置爲植
之徵外物篇云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鐸於是乎始修草木之
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釋文云本亦作置又引司馬注曰鋤
拔反之更生者曰到植成疏亦云植生也二文互勘則置非措
置之置昭然若揭矣

秋水篇無以故滅命故即巧故之故國語晉語云多爲之故以變其志語例正符郭注云不因其自爲而故爲之非也知北游篇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故亦巧故猶管子心術篇所云去智與故也秋水又云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達生篇云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兩故字並當訓習與此弗同知北游篇又云汝瞳然如新生之犢而无求其故亦與巧故悖別成疏訓故爲事亦未當也

山水篇猶旦胥疏於江湖之上釋文引李注云相望疏草今敦煌所出唐人寫本疏下有草字與李注合是郭本亦有此字也徐無鬼篇若卹若失若喪其一釋文云卹失皆驚悚若飛也說與下句喪一弗符列子及淮南道應訓恤並作滅然卹無滅訓又則陽篇云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恤釋文引王注云壞敗也恤訓壞敗亦於古訓靡徵竊以卹恤二義並由恤誼

引伸詩魯頌閼宮有恤毛傳云清淨也說文訓恤爲靜蓋靜寂
二象相因若滅若卹均謂色相芴漠藏密弗窺備而不恤亦謂
弗淪於無也齊物論篇云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
心莫使復陽也本書恤卹洫三字形異義符

徐無鬼篇云招世之士興朝成疏云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士
訓詞回穴與本文詞氣不符招當訓舉國語周語云好盡言以
招人過韋注招舉也舊音招音翹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
之關高注云杓引也他籍或作拓關並係招訛見孫詒讓札迻
招世之招亦與招關之招同謂躋軒治術使之上臻於善也以
此爲志則云招世之士故下云興朝駢拇篇招仁義招亦詁舉
說詳俞樾平議

徐無鬼篇且假乎禽貪者器郭注云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
斯器以獲其志是郭氏詁禽爲獲也成疏禽獸釋之迥乖郭旨

徐無鬼篇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殉也殆殉當作徇謂徇齊也史記黃帝紀幼而徇齊大戴禮記五帝德作慧齊是徇慧誼符知北游篇云四肢彊思慮徇達耳目聰明徇徇古通彼以徇達聰明並文與此正同彼文成疏云徇通也立詁近稿此文成疏顧復以逐釋殉殆昧於殉徇通字者歟今考外物篇言目徹爲明耳徹爲聰又言心徹爲知持以互勘則殉知二字誼必相因若云殉逐詞例歧矣

外物篇視若營四海營即營周之營謂匝徧也郭注云似營他人事者立說殊曲

外物篇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惟聖人乃能游於世而不僻波僻並文波蓋頗段書洪範曰人用側頗僻又曰無偏無頗頗陂誼同蓋自古觀今不能無偏側也下云聖人不僻謂世有偏側聖弗與隨郭注釋上句云隨時因物乃平泯

也平泯文疑互倒頗即泯平或郭氏所釋未訛也成疏以波蕩爲詮亦非郭旨

寓言篇搜搜也奚稍問也案搜讀禮學記謏聞之謏猶區區也稍問猶言小問稍與肖同方言廣雅肖並訓小奚稍問者猶云奚問之小也郭注云運動自爾無所稍問成疏云何勞見問說均未達

盜跖篇今子修文武之道修當作循大宗師篇以德爲循釋文云本亦作修此本書修循互訛例

盜跖篇諸侯之門義士存焉義士當作仁義肱篋篇云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史記游俠傳云侯之門仁義存此作義士詞迥不符淮南齊俗訓云故仕鄙在時不在行論衡命祿篇引作仁鄙淮南書誤仁爲仕猶此文譌仁爲士也蓋仁義譌爲仕義校者知弗克通因更易其文倒字舛詞冀通其句幸有肱篋篇以

正之

漁父篇不知貴真祿祿而更變於俗釋文引司馬注云錄領錄也是司馬本作錄錄今考上文云不拘於俗此蒙彼言則祿祿當爲拘誼荀子修身篇云程役而不錄楊注云檢束也其榮辱君道二篇並以鞫錄拘錄並文列子楊朱篇云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是錄拘議同祿祿者顯示拘象之詞也成疏以祿祿爲貴貌據彼說則是祿祿二字上屬貴真爲句誤之甚矣

天下篇爲之大過己之大循釋文本循作順云順或作循郭注云不復度眾所能也成疏云務爲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己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據彼說己上舊有適字過適形近因以挽書天下篇不苟與人不少於眾苟少並文苟當作苟下云君子不爲苛察旨與不苟適符彼句釋文云一本作苟以彼文苟或譌苟知此文苟本作苛苛苟互踳猶漢律以字從止句爲苛也管

子五輔篇上彌殘苟苟亦苛譌成疏不達斯悵因以無苟且爲釋殆與管子尹注同誤者歟

天下篇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散乃殺訛猶淮南不與物殺兩訛物散也殺於萬物誼與不殺相反齊物論篇云樊然殽亂釋文云郭作散郭本殺恆譌散斯其明徵成疏云散亂精神高談萬物以亂神釋散斯有捨本文而矜贅誼者焉莊子異文羣籍引援滋眾往昔所勘約近千則舍顧氏玉篇諸書外如謝靈運山居賦自注引在宥空同作崗引庚桑楚畏壘作巽均屬本書古字廣韻引秋水尾閭作混濶宋玉篇引庚桑楚羸糧作攬慧琳大藏經音義引齊物論耆鼠作嗜引人間世以筐盛矢作鹵引駢拇附贅縣疣作疣引肱篋蚊虻嚼膚作蟲引漁父道言作謔言或爲本字或出段文文選注引逍遙游南冥作溟引外物大鉤作鈞引徐無鬼運斤成

風作成風聲或宗別本或與疏義默符是均考文者所當摭
撫也又說文繫傳徵引特夥如逍遙游學鳩作鸞徐無鬼茅
栗作橡佚湮之誼憑是章昭特文或損增匪均故本杜氏玉
燭寶典成自唐前所引秋水夔憐虻節達生桓公田澤節間
殊今本如憐均作怜之屬是也且庚桑楚臘者有臆毗司馬
舊注杜引特完其他佚文數條或出浚儀輯本外尤足珍矣

劉師培識

汾城賈紹孟浩然校

桂林鄭裕孚友漁校